

慕华显

著

大地赤子



中国文联出版社



慕华显

著

大地赤子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赤子/慕华显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5059-5638-4

I. 大… II. 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J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295 号

书 名	大地赤子
作 者	慕华显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莲瑞
责任校对	张荣祥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638-4
定 价	2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绪 语

本书的写作缘自著作者对李四光其人其事的感动与感悟,正所谓有感而发。这位享誉中外的地质科学巨子,与所处大开大阖的社会时代背景相应,其生平经历大起大伏、大行大化,一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李四光出生于清代末叶的 1889 年,十四岁时即走出故乡湖北黄冈回龙村,赴省城武昌求学,以优异成绩由省府公派游学日本学习船舶机械,此期间在孙中山、宋教仁等影响下投身革命。毕业回国正值李玄武昌起义爆发,他被湖北军政府委任为参议,曾组织民众支援革命军抗击清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被推选为湖北实业司长,负责接管、复兴武汉工矿实业。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再度出洋,在英伦先后进行采矿、地质专业的学习及研究考察,历时七年归国,受蔡元培之聘,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地质系、供职中央研究院地质所,历任教授、系主任、所长,还兼领武汉大学建校委员长,为这所华中名校选址奠基;此间长期开展地质教学科研及实地考察,对地壳运动理性思考、对地质构造求新探索,不畏洋人权威,驳斥歧视偏见,提出“构造体系”新概念及其动力学意义,建立自己的地质理论体系,成为在地壳运动基本理论领域,面向国际地质界迎接挑战的首位中国地质学家。

如果说李四光在少壮时期便已创造了学术的辉煌,那么他人

陆地从哪来？海洋从哪来？……正是这一个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造就了一个天才少年的辉煌人生，他，就是后来运用自己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出我国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两湖地区蕴藏着丰富石油，为我国石油资源的开发作出卓越贡献的地质学家李四光！

时值清光绪二十六年。黄州回龙山镇的学馆中书声琅琅，学童们一个个专心致志，埋头读书。老私塾先生程月亭端坐堂上，那老花镜片后的一双老眼正在睨视眼望窗外的小仲揆。

众学童齐声诵读：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天子庶民，修身为本。齐家治国，水到渠成。……”

“停！”程月亭止住学童们的诵读，叫声：“李仲揆。”正向窗外侧着头的李仲揆浑然不觉。后排的学童拿手捅了捅他的背。程月亭提高了声音：“李仲揆！”

李仲揆这才听见先生叫自己，慌忙转过头：“到！”“你在看什么呀？”“没、没看什么。”程月亭问：“书念到哪里了？”心想你定会张口结舌蒙头转向。

不料李仲揆一口答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先生紧接又问：“你说说，什么叫格物致知？”“就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考究天下各种事物的性理。”应答得不假思索而且清楚明白。程月亭心下暗暗称奇，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娓娓教训说：“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就得学，治学、贵学、勤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首先得学好《大学》。不要贪玩，切不可身在学堂心在窗外，还想着跳呀、跑呀、捉迷藏呀……”

李仲揆辩白地说：“先生，我没玩。”“我知道你没玩，”程月亭脸一沉，“可就是眼睛望着窗外，心里想玩！”引得学童们吃吃窃笑。

种文图影视作品相继问世;在北京和湖北黄冈等地先后建立了李四光纪念馆;许多大中学校园都挂起了李四光的画像。在人们心目中,李四光成为科学和智慧的化身、创造和奉献的偶像。如今虽经岁月流逝,时移事易,昔曾涌动在中国大地的李四光热似已消退,然而随着国势的崛起、民族的兴盛,不断增长的石油和能源需求对于新时期进入快车道的泱泱中华而言,仍然是关乎命运前途的重大课题,其关键性和紧迫性较之以往困难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官方民间众心深处对李四光的忆念历久弥新,他那种创业、奉献的科学精神应照了时代的呼唤。著者正由此而激发了写作的匠意,集腋经年,援笔成书,籍述作长篇,演绎李四光的精彩人生以励来者,期为时趋虚浮的大千世界奉赠一份真实。

真实乃是文学的生命。文学来源于生活这一命题之所以成为创作者必须认识和把握的至理通则,就因为实际生活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惟其如此,本书以《大地赤子》为题目,以李四光的真人真事为素材,从其蒙童时代到逝世,走笔于近八十年的长时段,追索社会历史,反映生活实际,务求真实地演绎主人公求学治学,报国立民,将毕生精力献给地质科学的人生道路。为此著者下了“深入生活”的工夫,先后到黄冈李四光故里、纪念馆、李四光研究年会、北京中国地质研究所、国家图书馆、武汉大学等地区 and 处所考察体验,访谈李四光亲属、学生、秘书及有关专家,并尽可能充分地收集有关书报刊等文图资料;成书后几易其稿,去罔存真,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原其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

不过《大地赤子》并非一般纪实作品,而是作为小说创制的,那么纪实的分量、力度何以如此之大?其实由华夏文学发展的历程观之,在现代意义的文体样式产生之前,天下文章起初都是对社会历史和人物言行的记录摹写,之后逐渐划分出了体裁类别,也只是这种录摹写实的角度、手法、范围各加区分而已。然后文学创作才在这种实践中产生而同其他文体区分开来,但即使如此,述史记

庙山塾馆是一所山村私塾，教书、管理乃至保育，一末带十杂，全是塾师李卓侯一人。一旦他不在场，学童们就是教马无笼头，放了鸭子。所以刚才他离开时，只好给儿子交代一下，指望儿子短时做个眼线，起个通风报信的作用。

果不其然，李卓侯刚出庙屋不久，琅琅书声就不琅琅了，再不久就没读书声了。顽皮的学童开始东张西望，跃跃欲动，相互招呼：“快，下位玩会儿！”

李仲侯连忙阻止：“别，继续念书！”学童们哪里肯听他。胆小点的保消息：“哎，你爸干什么去了？什么时候回来？”胆大些的使厉害：“先生的儿子又不是先生，你管得着吗？”

仲侯被噎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同在这里读书的牛伢出来替他作答：“他爸说了，叫他看着点。”一个好打架的冥顽学童嘲骂道：“跟屁虫！”牛伢愤怒了：“你骂谁？”

“骂你！”好斗顽童摆出一副挑衅的架势。立时又有一个好惹事的顽皮学童高声附和：“该骂！该骂！”

不容分说，牛伢冲过去和好斗顽童扭打起来。好事顽童哪肯错过如此惹事良机，立即招呼自己一伙的，出手相帮好斗顽童夹攻牛伢。平时与牛伢相宜的几个学童路见不平，举拳相助牛伢，整个堂上立时大乱。

这下急坏了小仲侯。从一开始他就试图上前扯劝维和，可是刚扯开这个，那个又冲上去，拉开那边，这边又扭作一团，一时间两拨人马对垒，打闹得不可开交！另有些学童虽没参战，却各有所向，观战鼓噪：“打、打，下三路，对，下三路！”“牛伢别松手，顶住、顶住！”

李仲侯只能严守中立，大声叫着：“不能打，放手、放手……”然而在群童喧闹声中，任他喊破喉咙也无济于事。情急之中，他想只有赶快去搬父亲回来，才能弹压得住。正要抽身出门，那扭打在一起的人团呼地朝他滚过来，撞到他身上。好家伙，这可是十几个撞

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性格走向强调生活本身的逻辑。即使表象上不尽符合生活实事,但本质上并不违背真实,还可能“比生活的真实更真实”。之所以如此,原因即在于,无论实写虚构,故事中所有的笔墨都是从人物出发的。

李四光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其人物个性中蕴涵着厚重的典型性,显示了博大的包容、谐和精神。在他的知行范畴和身心世界:东方的中华国学和西方的先进科学兼容互补;科学救国、实业兴国的理想抱负同国家民族求解放、求发展、图强振兴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严谨治学、不法常可、独立创造、自成体系的德行才智与海纳百川、兼存众议乃至包容异己的气度胸襟集于一身;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克己奉公的品性操守和明哲通达、审时度势的运筹应对共出一辙;成果丰硕、功勋卓著与谦虚谨慎、求索不止兼具并行。凡此等等,阐发一代科学巨擘富有永恒价值的精神境界,袒呈地质界领军人物献身大地报国利民的赤子情怀。这种独特个性的人格形象与人物原型身心相合,而在典型意义上又超越了生活中的李四光本身,代表着一种融谐的群体共性,蕴涵着深厚的人文传统根基。

李四光的出身故里古属楚地,先秦时代问鼎中原的楚国和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正是凭借纵跨南北的地理区位优势,兼采华夏和蛮夷之长,融合夷夏多元文化而滥觞发展的。所谓“楚人尊凤”,凤凰原是先民取百鸟之长拼接综合而成的图腾和吉祥物,其造型本身即体现了凝聚谐和、刚柔相济的品格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和品格翱翔楚天华夏,世代生生不息。李四光的学问人品即是鄂楚优秀文化在精英一代承传的映照。然而又何止于此,进而言之,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科学精神的写照,李四光的形象和道路成为中国智识者乃至亿万人民奋发自强、刚健有为,掌握自己的命运,开拓光明的前进方向的弘毅象征。这正是著者溯索李四光的故事所见所感并欲借这部书传达于读者朋友的。

学童的脸蛋已经被仲揆擦得面目全非；几个打架的顽童忙将桌椅扶正，各就各位，故作镇定地望着气喘吁吁、满面怒容的先生。卓侯大步流星走到座师案后，向着习字学童发问：“谁干的？说哇！”

习字学童指着李仲揆：“他！”卓侯怔怔地望着仲揆，眼里充满了惊诧：“是你吗？”小仲揆咬着嘴唇，没有做声。李卓侯恨恨地点着头：“你！我怎么跟你说的？叫你看管点，有事喊我。你倒好，带头闹事！不成器的东西，把手伸过来！”

仲揆走近前，将左手伸向案边。卓侯操起戒尺，指着仲揆的掌心命令道：“《大学》开篇给我背十遍。开始！”“物有本末，事有终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仲揆朗声背诵。他每诵一句，手掌就“啪”地重重挨一记板尺，他一直背下去，卓侯也一直打下去……书声和着板击声，节奏分明。眼看着小掌心很快红肿起来，仲揆眼里噙着泪水，口里仍然朗朗有声地背诵着《大学》……

众学童怔怔地望着李仲揆受罚，开始躁动不安了。几个知道内情的学童，拿眼睨视那几个打架的顽童，看得他们内疚地低下了头。终于，一个、两个、三个……闹事者齐刷刷地站到了仲侯两旁，伸出一只只顽皮的手来，纷纷认罚：“先生，不是仲揆，是我！”“不，是我！”“先生罚我吧，是我惹的事！”

顽童们伸出的手严严实实盖住了仲揆那红肿的掌心，同时，几乎所有的学童都一起背诵起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琅琅书声一阵强一阵地响彻塾馆内外。

李卓侯满腹疑团地望着面前童真的小男子汉们，他似乎被他们的举动所提醒、所震撼，手中举得高高的戒尺却再也没有落下。

夜深人静，李卓侯家的房间里，挤在一张床上的四个小男孩已经进入梦乡。

母亲龚氏守候在小仲揆床边抹泪，她见婆婆捧着一瓶紫草油进来，便从被子里挪出仲侯的左手，挽起衣袖，将药水轻轻地涂抹

在他的掌心、手腕、小臂上，梦魇中的仲揆发出几声呻吟又复归平静。当奶奶的听在耳里、疼在心里，絮絮叨叨埋怨儿子的不是。

李卓侯这时正在自己房间里来回踱步，白天塾馆发生的事使他心绪不宁，他走到书桌前，拨亮油灯，抬眼望着挂在壁上的条屏出神。条屏上写的是：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墨法精绝，笔势雄奇，神秀独钟。侧尾题款“张翼轸书”。张翼轸是李卓侯少年时的同窗好友，长于书画，以后仕进出外做官。生性淡泊的李卓侯遂同他交往日疏，渐至断了往来。然而翼轸离乡时题赠的这幅条屏，一直挂在李家墙上。现在李卓侯看着屏上的字，心中似有触动，良久，他从抽屉里拿出程月亭送来的那本《山海经》，提笔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了两行字：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

卓侯走进孩子们的卧室，将《山海经》放在仲揆枕边，然后示意正在打瞌睡的妻子回房安歇。正在气头上的妻子不予理会。卓侯又取来棉袍披在她身上，龚氏却将棉袍加盖在仲揆的被子上。见此情状，卓侯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

秋风瑟瑟，夜月高悬，远山和近村全都沉浸在夜色中。

雄鸡报晓，东方微明。房内，鸡鸣声使李伯涵惊醒，他穿衣下床，看见弟弟仲揆正趴在床头的油灯下看书。伯涵走过去问：“你在看什么？”

“《山海经》。”弟弟答，眼睛并没有离开书。伯涵伸手拿过《山海经》，看到首页上的题字：“‘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这不是爸爸房里条幅上的字吗？”

“是啊。”李仲揆若有所思地说，“爸爸为什么把它写在书上给我呢？”

“我想，爸肯定是有用意的。你知道吗，这条幅是爸爸的一位好朋友写送他的。”“就是落款上的‘张翼轸’？”

“对。”李伯涵告诉他，“我听奶奶说过，张翼轸张叔叔跟爸爸是自小的同学，他在武昌选过拔贡，后来进京考中做了官……从那里

后不知怎么，我们两家就没来往了。”“噢，难怪我没听爸提起过这位张翼轸叔叔。”

“这幅条屏就是张叔叔临走时写给爸爸的。”伯涵俨然是兄长开导的口气，“爸现在又写给你，是鼓励你，对你寄予厚望啊！”

仲揆深深点头：“我明白。”“明白就好。”伯涵看看渐亮的窗格，“天不早了，好好用功读你的书，我上山砍柴去。”仲揆赶紧掀被下床：“哥哥，我跟你一起去！”

“你不用去！”伯涵阻止他，“爸说了，今天不让你砍柴。”“为什么？”“看看你的手。”

仲揆忙将还有些红肿的手藏到背后：“没事，让我去吧！”伯涵命令似的：“叫你歇着你就歇着！”

伯涵前脚出屋，仲揆后脚就吹灯出了门。

山林中回响着此起彼伏的砍柴声，使枝头中的鸟儿在林中飞来飞去，叫个不停。

牛伢一边收拾柴枝一边凑到仲揆跟前问：“仲揆，手还疼吗？”“嘘——”李仲揆示意他小声，“别让我哥听见。”“怎么啦？”“我爸不让我来……”

牛伢明白了，连说：“哦，对对对，来，我帮你砍！”他抡起柴刀帮仲揆干了起来。

李卓侯循着山间小径一路寻来，遇见下山的砍柴伢就问：“仲揆在哪？”但一个个摇头而去。过了一阵，迎面碰到挑柴而来的长子伯涵。

“爸，你来干什么？”“仲揆没和你在一起？”“我没让他来。”伯涵感觉意外，“他、他不在家？”李卓侯却似有所预料：“你先回，我再找找。”

“仲揆——仲揆——”李卓侯的呼唤声响彻山林。有顷，隐隐

约约从山上传来仲揆的应声：“爸，我在这里——”

李卓侯听见儿子应声了，精神一振：“仲揆，在哪里啊？”“在这——爸，你别上来，我已经下来啦——”

李卓侯循声十分吃力地向山上攀登，终于在半山腰和孩子们相遇。他赶紧接过儿子肩上的柴担，惊讶地问：“砍这么多呀？”“是牛伢帮了我，要不是爸喊啦，他还要砍哩！”

李卓侯笑笑：“你代他受过，他帮你砍柴，这交易……”仲揆急忙分辩：“不，不是的。”“不是吗？”“爸，你不知道，他经常帮我砍柴！”

“嗯？”李卓侯感觉到了稚嫩孩童之间的友谊竟是如此纯真，也许是受到后生晚辈的激励，也许是出于昨天错责儿子的愧疚，百十来斤的一担实柴，他一介教书先生的文弱之身，不歇气地一直挑出了山口，父子两人放慢了脚步。

“爸，我来！”仲揆几次要替换父亲挑。“不用！”李卓侯自接过柴担就不肯下肩。走到平路上，他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爸找你，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什么事？”“武昌新办的几所高等小学堂正在招生，你想去吗？”李仲揆想了想，摇摇头：“不想去。”

李卓侯感觉意外：“为什么？”“那得花多少钱啦！”仲揆虽小，可知道顾惜家贫。父亲忙告诉儿子：“不花钱。”见仲揆惊疑的样子，他又说：“官费新学堂，只要考中，就能免费就读。你想去吗？”

仲揆蹲了一会儿，还是说：“不想去。”“怕考不中？”卓侯语含激将。仲揆摇头：“不，我要是走了，家里没人干活，妈妈和奶奶不是更要受累？”

儿子的态度很使卓侯感动，但却不能认同。他敦促地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可是，我得在家帮爸妈分忧哇……”仲揆仍是顾虑。卓侯正要再加劝导，忽听得前边有人叫李先生。一看，原来是邻村在镇上

开布庄的刘老板，因儿子要说媳妇订亲，来请先生去帮忙写喜帖喜联。仲揆知道父亲不便推辞，赶紧从他肩上接过柴担。

“那，你先回吧。”李卓侯叮嘱仲揆，“考学的事你好生想想，我办完事回来再说。”

仲侯与父亲在岔路口分了手。当他挑柴向村口走去的时候，恰逢先回村的牛伢又挑着柴担从村口出来。

李仲揆诧异地问：“哎，你怎么又挑转来了？”“我爸说，今儿团风柴市价高，一担卖到二十文！”牛伢鼓动地说，“怎么样？去吧？”“走！”仲揆略一想便点头，他又向一进村的邻居说：“五婶，请告诉我妈，我和牛伢上团风卖柴去了。”

团风是黄州府滨江一处紧要的水陆码头。热闹的集市上，大汗淋漓的仲揆和牛伢，挑着柴担沿街兜售。牛伢拦着一个行人问：“大伯，要柴吗？”“多少钱一担？”“二十文。”牛伢生性实在，要价不高。然而对方还是嫌贵砍价：“十五。”“十九呢？”“十六！”

牛伢赔笑地打着商量：“十八，行吗？”对方尚自犹豫还没开口，李仲揆忙上前阻止：“不行，不划算呀！这大老远挑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多卖几文钱。”“我、我饿了。”牛伢苦着脸，见那砍价的早已走开，沮丧地将柴担歇在了卖烧饼的炉旁，望着刚出炉的烧饼发呆。“大爷，多少钱一个？”

卖饼翁看了他一眼：“商文。”牛伢望着烧饼咽口水。仲揆见情，从柴担抽出两枝柴来。“大爷，这能换您的饼吗？”卖饼翁稍事犹豫，还是接过两枝柴，然后从炉里拣了只半边炕糊了的烧饼递给他。仲侯接了，转身给了牛伢。牛伢捧在手中大嚼了起来。仲揆提醒说：“慢点，看烫着！”

饥乏难耐的牛伢哪顾得烫不烫，三口两口大半个饼已经下了肚，嘴里面牙龈大约烫得微肿，这才觉到有点痛，忽又想到同伴，却发现手中只剩下四分之一块饼了，不好意思地递给仲揆：“你……

也饿了吧？”“你吃吧！”仲揆强充好汉地说，“我不饿。”“不饿？谁信！”卖饼翁看着两个卖柴的小伙伴，像是同情又像是讥嘲地搭话：“你们这小小年纪，大担柴挑，奔波大半天，哪有不饿的！唉，像你们这打柴卖，就是从小打到老，又能卖几个钱？总归是要挨饿！”停了一会儿，他又赞叹地说：“还是读书好哇！”

李仲揆连忙声明道：“大爷，我们在回龙镇上学哩！”卖饼翁听说他们在读书，就有了点好脸色，但对在回龙镇读书却不以为然：“咳，在家门口能读个什么名堂？我说的是上省城，进武昌，读高等小学堂！你看，这一个一个地都往那里奔呢！”

仲揆这才发现，大街上三三五五的人群往江边疾行，都是穿戴一新的少年由家长陪着，好不热闹。牛伢咽下最后一口饼说：“人家家里有钱，我可比不了。”李仲揆告诉他：“我爸说了，是官费新学堂，不花钱的。”

卖饼翁立即补正他的说法：“不光是花钱，还能挣钱呢！”“什么？读书还挣钱？哪有的事！”牛伢不肯信。“哈……没听说吧？我活了这五六十岁，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希罕事——书读了，世面见了，吃了、喝了、住了、玩了，每月还补贴七两镇子，你看这……”

“每月补贴七两银子？”李仲揆心中一动，禁不住打断卖饼翁的话，探问：“老爹，您怎么知道的？”

“老爹不识字，听人家说的。”卖饼翁说，又伸手向街头一指：“哦，那边有告示。”

仲揆听说有告示，对牛伢说：“走，看看去。”“你去看吧。”牛伢摇摇头，“我连你爹的私塾都念不下来，还想考省学？我还是打柴卖吧。”仲揆见邀他不动，只好一人跑向张贴告示的地方观看去了。

卖饼翁对牛伢说：“你怎么不去？吃了喝了，还有七两银子。七两呀！等于七千文铜镇，能抵三石米、一石油、三百五十担柴，难道不比你饿肚皮强？傻瓜！”一笔账算得牛伢瞠目结舌，半天才咕啾了一句：“咳，谁叫我不是块读书的料呢！”

素有“小汉口”之称的团风镇，水陆便通、消息灵通。省城武昌开办官费新学堂的消息很快就传到这里，又从这里传遍黄冈。一时间，奔省城报考新学堂的学子云集古渡，车来船往、络绎不绝，把个团风镇热闹了好一阵子。

已经临近报名的最后时限，江滩码头人流如潮，一只只帆船争相揽客。船老大的拉客喊声，家长的叮嘱声，少年初次离别亲人的啜泣声、告别声，小贩的兜售声，伴和着江涛拍岸的声音，使江滩呈现出一派热烈的生气。仲揆仔细看过告示，情不自禁地跟在赴考的人群后面来到江边。他呆呆地望着，很奇怪自己怎么关注起眼前的景象，因为这一切本与他无关。他不能离开家乡出外读书，他不忍舍下奶奶、妈妈，还有心力交瘁的爸爸，独自远走高飞。他已然回绝了爸爸的提议，表明要留在家中为长辈解难分忧。惟其如此，他此刻尤感怅然若失。一对送别母子的对话随风送达他的耳畔。

“儿子呀，到了武昌要牵着爸爸的手，别走丢了，啊？听见没有？”

“妈，看你说的，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妈教你的《学堂歌》，背熟了吗？人家新学堂都得会唱呢！”

“我背你听：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无别方……”

旁边的爷孙两个也在进行类似的交谈。辞行的孙子：“……这前面好背，就是后面爱忘。”送行的爷爷：“你看，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这后面一段最为紧要，你得刻骨铭心、背得滚瓜烂熟。”“我知道了，爷爷！”“你知道什么？”“不就是学好了能出洋留学吗，我怕没那么容易！”孙子有畏惧情绪。爷爷板起脸斥责：“朽木不可雕！你听人家背的……”

这时，那个乖巧后生一溜水儿地向家长背诵演练，他带女气的尖细嗓音从一片嘈杂中脱颖而出：“……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三千强，派出洋，学外帮，多少官费数不光，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我同学，生此方，切莫辜负好时光……”

未几，满载乘客的帆船已经起航离岸。又几只空船靠拢码头，又一轮吆喝声响起：“去武昌的，快上船啰！”一个衣着光鲜的哥儿带着一个俏丽女子走过来，喊问：“船家，一两天内会起风吗？”

船家看看天：“难说，一旦大风封江，武昌就去不成啦！”“噢，是吗？”“小少爷，还是赶紧上船吧，别误了考期！”船家好意劝告。那光鲜哥儿一听有些着忙：“怪不得今天码头这么多人，我回家收拾行李去！”俏丽女子撵上挽住他的手臂：“莫信他吓唬，再玩几天没事！”“不跟你玩了，再玩，我爹给我的天大个好机会就错过了！本少爷的锦绣前程也就玩完了……”说着，他匆匆忙忙离开了码头。

李仲揆似有所悟，情不自禁地往回走，步子越走越快，继而跑了起来。仲揆跑回饼摊跟前，跟等在那里的牛仔嘀咕了几句，转身就走。牛仔忙叫住他：“哎哎，你的柴还没卖呢！”仲揆停步转身，望着自己那担柴呆了片刻，走到卖饼翁面前说：“老爹，我的柴来不及卖了！你老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这担柴就送给你老，也算是感谢！”

“这柴送给我？”卖饼翁惊怔不已，“那怎么行！现在天还不晚，你怎就来不及卖呢？”“就是你！”牛仔模仿着老摊主的腔调，“‘还是读书好哇！’听你这么一说，他要去武昌考学啦！”仲揆着急地说：“我要尽快赶回家同父母商量准备。要是卖柴，就赶不上最后一天船了！”

“那我也不能白要你这一大担柴呀！”卖饼翁深深被面前这个少年的志气和义气所打动，踌躇了一阵，爽快地说：“这样吧，你这担柴我买了！反正我炕饼要烧柴，找别人也是买，不如帮你快回家！你说个价？”仲揆喜出望外，“那，大谢谢老爹了！”他指着牛仔，

“你替我送柴，钱吗，老爹看着给，多少都行！”说罢，他转身往回家路上跑去。

十几里的途程，李仲揆一路紧赶慢赶，走走跑跑。他本想一口气飞跑到家，奈何肚里无食腿上乏力，本来砍柴挑担已劳亏得够呛，还没喘气呢，又来这遭心急火燎的奔抢，大人也禁不起，何况只是十三四岁个少年人！猛跑一阵之后，眼冒金星，双腿发软，不由自主地就慢下来。随着脚步的放慢，心中也费起了路躇：我真的想要离开家吗？奶奶年迈，弟妹幼小，父亲病弱撑持养家，母亲里外操劳……今后靠谁帮扶照料？难道扔给哥哥一人？再者，上省城考学的盘费、学费，家中怎能拿得出？想着想着，他的脚步就迈得越发艰难。可是当他踟蹰不前的时候，眼前又闪现出适才江边码头热望的情景，耳边又响起卖饼翁鼓动的话语：“咳，我说的是上武昌高等小学堂！书读了、街逛了、吃了喝了住了玩了，每月还补贴七两银子……”还有此前父亲满含期望的敦促：“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他就像吃了两个大烧饼又喝了一碗热汤，浑身又来了劲。想起告示上考期的最后期限已到和船家大风封江的警告，仲揆撒开腿没命地奔跑起来，速度越来越快……

李卓侯从邻村办完事回到家里，就听见老母亲在厨房里叨咕，担心仲揆在外面挨饿哩。李卓侯惊异地问：“怎么，仲揆还没回来？”

龚氏连忙从厨房端出红薯、南瓜粥，她一边招呼丈夫吃饭，一边告诉他，儿子和牛伢一道去团风卖柴了。又问：“你早晨上山，怎不跟他一起回来？”

李卓侯将手里的小包袱往桌上一搁，坐下喝了一口粥，答说：“我陪他走到村口，碰上邻村刘老板找……”“是在镇上开布庄的刘老板？”龚氏说，“先到家来过了。他儿子订亲，想找你写喜帖。”